

第一回增感触开卷述原因倦孝友立身定基础

近年以来，自从新小说发起之后，一时小说之作，风起云涌，数年之间，翻译的、自撰的，真是汗牛充栋；就是在下瞎胡说诌的，也不下五七种了。其中如历史小说、写情小说、社会小说、侦探小说，虽是东施效颦，却幸得看官们还不以为丑，所以近日又触动了一件事，要撰这部法律小说了。却是为甚么事触动起来的？看官们且听我道来。

近来朝野上下，不是天天说化除满汉轸域么？也有臣工建言的，也有百姓上书的。在下敢说一句话，是言之非艰，行这维难罢了。大凡一件事情出来，无论大小，总要说得出、办得到才是个道理。我看得化除满汉这件事，不过政府不做罢了。政府既然不做，这些旁边人，凭你建言的建言，上书的上书，有甚么用处！各人所建的言，所上的书，在下也曾从报纸上得看见过来，内中不是陈陈相因的腐谈，便是不能实行的办法。我最佩服的是皖抚冯梦华中丞所上的折子，有两句话说：“伏乞皇太后、皇上以天下一家、中国一人为心，不独无歧视满汉之见，亦并无化除满汉之见。”又有两句说是“臣尤愿我皇太后、皇上立贤无方，实事求是，但论贤否，不论亲疏”。这几句话说，真是化除满汉的妙药，整顿内政的金针，看了真是令人五体投地！我因为看了这几句话，就触动了心事，要撰这部法律小说。

因为皖抚冯中丞，我却又想起前任皖抚恩中丞来。这位恩中丞被徐锡麟刺死了，恩中丞手下的人，拿了已经抵罪的徐锡麟来剖心致祭。但是社会上的人，都说是“野蛮，野蛮”。依在下说起来，野蛮不野蛮，我是分辨他不出来。剖心致祭，虽然没有这条法律，然而返躬自问，譬如此刻出了一个大有造于中国的英雄，眼看着强国强种，文明进化，一切种种都是他提倡的，他又设法实行，一旦无端被刺客杀了，只怕社会诸公，也未尝不想拿这刺客剖心致祭呢！若是权力办得到，也未尝不想实行剖心致祭呢。再说得近一层，譬如我的父，无端被人刺杀了，为人子者拿住了这个仇人，岂有不想生啖其肉之理！只怕剖心致祭，还安放在第二着呢。恩中丞虽然不能比得大英雄，更比不得我父，然而人物虽然不同，其所亲之感情，是无有不同的。我因为这件事，又加上一层感触，要撰这部法律小说《剖心记》。做书的缘由表明，且看我叙这卷信而有征、毫不捏造的法律小说正传。

却说乾隆五十年乙巳，这一年山东莱州府府考。这位郡侯甘太尊，是一位爱材若渴的贤太守，在各考童卷中，看见一卷文字清真、书法严整，翻转看看卷面，心中甚是欢喜，便取在前列招复。到了堂复那天，这位甘太守高坐堂皇，细细留心察看，看见一个考童，年在十四五上下，两眸炯炯，举止庄重，便

留心看着。只见他笔不停挥，不多一会儿，便誊正交卷。甘太守一面要他的卷，看了一看，一面招呼来至案下，问道：“你便是即墨李毓昌么？”应道：“是。”甘太守道：“十四岁的年纪是真的么？”应道：“是。童生十四岁，不敢虚报。”甘太守道：“你考过了试，还回即墨么？”应道：“是。”甘太守道：“我看你文字很好，举动也端凝。这府城里海山书院的山长张太史品学兼优，我看你与其回即墨，不如就在海山书院读书，专等宗师按临，岂不省了往来跋涉。”李毓昌想了一想，未及回言。甘太守道：“你若肯往那里读书，我这里拿片子送你进去。”李毓昌只得拜谢了。甘太守大喜，即给了一张名片，道：“你回到下处，就连行李搬到书院里去。我这里即刻叫人到张先生那里去知照。”

李毓昌领了名片，谢了出来，心中一路踌躇不定，快快回到寓所，出了一回神。只见同寓的一个考童也回来了，问道：“荣轩，你笔下怎么这等快？场场都是你先交卷。甘太尊和你说话，可是叫你到海山书院读书？”李毓昌讶道：“莲峰兄，你怎么便知道了？”莲峰道：“我如何得知！是我交卷时，太尊叫住问我：‘既是李毓昌同县，可曾相识？’我回说：‘一向相识，这回还是同寓。’太尊便叫我和你同去海山书院读书，所以我才知道了。”李毓昌道：“你去不去？”莲峰道：“这是太尊的另眼，如何不去！”李毓昌道：“我本自打算不去了，也是为着太尊好意，不便过却。”莲峰道：“这有甚不去！难得遇了太尊青眼，我们依着他，在这里用功，将来宗师按临，得他吹嘘吹嘘，好歹与我们前程方便。”李毓昌正色道：“莲峰兄，那里话来，我辈读书，科名自有定分，若当此进身之始，便想仗着他人吹嘘，便先成了个患得患失的鄙夫了。”莲峰听说，满面羞惭，连忙谢过道：“荣轩兄，这是我得意之后偶尔失言，望勿见罪。你若是肯留在这里，我也情愿在这里相随，早晚请教。若是你不愿留，我们且等发了案，一同回即墨也罢。”李毓昌道：“太守既有此好意，我们也不便过于矫情，只得暂留在这里，将来见机而行罢了。”莲峰听说，也就无言。当下在寓过了一夜。次日清晨，二人起来，带了帖子，走到海山书院，拜见山长张太史。

张太史接着两张贴子，一张是李毓昌，一张是林挺岳，连忙接见。行礼已毕，张太史先说道：“昨日太尊来知照过，说二位英年馆学，不胜钦仰，此后彼此同研，正好借重切磋。还未请教二位台甫。”李毓昌便道：“学生贱字荣轩。”林挺岳道：“小字莲峰。”荣轩又道：“承太尊推荐，得先生收在门下，朝夕得侍绛帐，尚乞不吝教诲。”张太史谦逊了几句，便叫搬到书院里来住。李、林二人即便回寓，取了行李，搬到书院，重新请了张太史出来，行了师生大礼，从此就在书院用功。

过了几时，府案发了出来，李毓昌取了案首，林挺岳也在前列。林挺岳不胜欢喜，便是张太史也觉着高兴。只有李毓昌行所无事。张太史见了他这等凝重，不禁暗服甘太守拔识得人。

光阴荏苒，早已过了两个月。一日，李毓昌走到张太史房里，禀告道：“门生到此两月有余，多承先生耳提面命，本应常侍函丈，自求进益。争奈门生家里有事，意欲请假回去一次。望乞先生鉴谅。”张太史道：“正是。我一向不曾问得，你家中还有何人？你才得十四岁，除了用功读书之外，还有甚事？”李毓昌见问，眼圈儿一红道：“门生幼失怙恃，只有祖父在侍，年已八十余岁，老人多病，常须伏侍。幼弟今年七岁，家贫不能从师，早晚皆由门生指授认字。只此便是门生的事。”张太史道：“如此不敢强留，但是你也当到甘太尊处告辞一声。”李毓昌道：“读书人不便无事入公门，甘太尊处求先生便中代禀一声也罢。”张太史道：“那么你几时动身？”李毓昌道：“只求先生准了假，明后天都可以动身。”张太史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不便阻你，你索性后天走罢。等我明天去见太尊，先代你告辞，也是个礼节。”李毓昌听说，连忙拜谢。未知李毓昌回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掇芹香知己遇恩师折荆枝孔怀伤幼弟

且说李毓昌当下辞了张太史，自加斋舍，便告知林挺岳请假回去的话。林挺岳惊道：“你既然请假回去，为甚不告诉我？”李毓昌道：“我自要回去，你不见得也要回去，何必告诉你呢？”林挺岳呆了一呆，也不言语，起身去见张太史，也要请假回籍。张太史讶道：“荣轩要请假，说是因为祖父年高，幼弟待教，你却又有何事？”林挺岳道：“不瞒先生说，门生和荣轩，起初是文字之交，近来同研两月，朝夕亲炙，方知道荣轩是一个方正君子，门生心中已认定他是一个益友。因听说他要请假回籍，所以门生也要跟着回去，打算同乡里，可以时常亲近的意思。”张太史道：“荣轩不但举止端重，并且天性过人，你愿与他为友，也是你的长处。那么你们一起走罢。”挺岳拜谢了，回到斋舍，告知毓昌。毓昌道：“你在这里用功很好，如何也要回去？”挺岳道：“我也思家念切，所以趁此搭伴同行，在路上彼此也不寂寞。”毓昌听说，也就不再多言。

到了次日，张太史到府里去了回来，便请李、林两个到自己斋内，告诉说，已代回过府尊，府尊切嘱转致荣轩，回去上紧用功，不可荒废；又每人送与程仪京钱十千，聊作膏伙之助。说罢检出钱贴，交与二人。二人拜谢了，便各自收拾行李，准备动身。当夜毓昌与挺岳商议道：“承莲峰兄雅意，与我结伴同行，但是也有不方便的去处：我是寒素人家，不能不事事撙节，不能比你。我明日打算自己背了行李，步行回去，你只怕还不能与我同行呢。”挺岳道

：“岂有此事，难道你走得，我便走不得么？我便陪着你走便是。”毓昌道：“这个不行，你是走不惯的，恐怕走伤了，岂不是我害你的么？”挺岳沉吟道：“你既然念着祖老大人，急于回去，步行未免耽搁了。我们不如同雇一辆车子，赶路又快，在车上又可以谈天，岂不是好？你如果嫌费，这车价都归了我出如何？”毓昌道：“这个断无此理。”说罢，又沉吟了一会道：“其实我近来心惊肉跳，这些虽然是思家所致，然而归心似箭，总想早点见了祖父，方才安心。同雇一辆车子也好，不过车价断没有归你一个人出之理，总要合出才是。”挺岳也含糊答应了，一宿无话。次日二人起来，雇定了车，拜辞了张太史，并求代为向甘太尊道谢，话别一番，登车而去。

一路晓行夜宿，到了即墨。毓昌回到家中，见了祖父，问知向日安健，自是欢喜。又见过庶母韩氏。韩氏便叫幼子毓材过来拜见哥哥。自此一家团叙。毓昌因为课弟之便，就在家中设个蒙塾，招几个学生，坐起馆来。这回他府考取了案首，又蒙本府另眼相待，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有学问的，所以年纪虽轻，来从学的人却也不少。毓昌收了几处贽见束修，又考了两课书院，取在前列，得了奖赏，凑起来，拿到挺岳家中，还他前次由府里回来的车费。挺岳道：“这些微小费，何必介怀，我决不收受。”毓昌道：“本来到了家时，就当奉缴，因为前回府尊送的十吊京钱，与及自己身边带的一吊多钱，在路上失去了，所以耽搁到今日，方能奉还。”挺岳讶道：“是在那里失去的？何以在路上并未听见说起？”毓昌道：“是在宿站上失去的，已经失了，说他做甚么。”挺岳顿足道：“你也过于迂腐了，失了之后，便当说出来，叫地保去查，倘使查不出来，好歹要客店里赔我。怎么一言不发，就这么过去了？”毓昌道：“莲峰兄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那偷我几吊钱的人，自然比我还穷，方才出这个下策。倘使一经张扬起来，查明白了，岂不是令其无地自容。所以我索性不去声张，正是留他一点地步。君子与人为善，何处不可行我的恕道。至于要客店赔偿，那更是非理的举动了。”挺岳肃然起敬道：“荣轩兄真是现在的古人，我深愧不如。至于这点点车，譬如我自己一个回来，也要用的，决不敢受，请拿回去，聊佐膏伙之费。”毓昌道：“这个断无此理。岂不闻廉洁之士，一介不取，莲峰难道不准我行其素志么？”挺岳沉吟半晌道：“荣轩兄，你是个廉洁之士，我不敢相强。但是古人朋友相处，也有分金之义，这个钱，你只算我已经受了，转送与祖老大人，作为助你的甘旨之奉如何？”毓昌听说，便道：“承莲峰兄如此见爱，我虽不敢过却，尚待回去禀过家祖，方才敢受。”说罢辞了回家，见过祖父，禀知上项事情。祖父道：“你自不小心，把钱失去，既负了太尊盛情，又耽搁了莲峰许久，既然凑了出来，自然还了他为是。但是他既如此相谅，知你一定不肯收还，却说送与我的，你若再推辞，又

似过于矫情了，只得受了他。不过受人之惠，不可忘报罢了。”毓昌唯唯听命，又再到莲峰处拜谢了。

光阴荏苒，不到几时，县中接了公事，知道宗师将近按临莱州了。一从考童听了这个消息，莫不磨砺以须。毓昌也辞了祖父，约了莲峰，同伴取道到郡城来，仍旧到海山书院住下，拜见了张太史，专等入场考试。

话休烦絮，专场已过，发出案来，挺岳进了邑庠，毓昌却进了郡庠案首。簪花谒圣之后，甘太守专请了毓昌去衙门里，勉励一番道：“这回是兄弟在宗师面前竭力保你，又求他拔了你入郡庠。我看你言动举止十分端重，在海山书院两个月，张太史也极赞你的人品好，此刻的时世，文章易得，品行难求，所以我也乐得收一个优行门生。望你从此益加勉励，做一个完人。”毓昌感恩知己，拜谢不已。辞了出来，仍旧和挺岳结伴，回到即墨，见过祖父。亲友都来贺喜，自不必言。

大凡人事，总不能十分圆满。当着那科举时代，李毓昌不过一个十四岁孩子，被本府另眼相待，进了郡庠案首，这是何等荣幸，何等快活的事！当时一众乡邻亲友，那个不说他前程远大，后福难量；便是他那八十多岁的祖父，看见了自然也是欢喜无穷。那蒙塾之中，因为他进了学，凭空也多添了十多个学生。那些有女儿的人家，也都托了媒人来说亲。你说热闹不热闹！

谁知他入学回来不多几日，他的幼弟毓材，便得了个外感的病。即墨地方本来没甚名医，因为毓昌入学回来，众亲友都送了贺礼，不免置酒请了一天客，那医生拿了这个用神，以为小孩子多吃了肥腻之品，停食在内，开出方子来，药不对症，那外感便传了入里，一天重似一天，任从毓昌十分用心调护，韩氏尽力提携，只因自己不曾懂得医理，便误了事，到了十多天，再也捱不过去，便自死了。韩氏未免几天儿地的大哭起来，毓昌也不免号啕大哭。毓昌的祖父是年老的人，一听见小孙子不好了，吃了一惊，扶了拐杖，颤巍巍的忙着来看，不期心忙意乱，立脚本不甚稳，又且急步匆匆，被门闾绊了一交。毓昌正在哭叫小兄弟，听说祖父跌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忙忙跑来看视。不知有无性命之虞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全书完